

■“八一”特稿

他和她是中学同学，他高中毕业后参军到了祖国的最北边，她则在家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。那时，南方的冬天还不像现在这么冷。她从小没见过雪花，他来说，他那里一冬天都是千里冰封的景象。她问他，冷不冷，是不是冬天得穿棉衣棉裤、外面还要罩个皮袍子，戴三大扇的狗皮帽子，然后狗拉雪橇，他们坐在雪橇上巡逻……

他回信说，不是的，没那么冷。他感觉这里的冬天比南方还好过些，屋子里暖和。

她才不信呢。第二年的冬天，学校放假后，她打算去东北看他。临走时，奶奶给她做了厚厚的棉衣棉裤，母亲给她买了件加长及踝的羽绒服，口罩、围巾、皮手套都准备妥当后，她坐上了北去的火车。

刚下车，她就看到了他，“怎么穿得这么少？”她心疼地问他。“你是不是把家里衣橱里的衣服都穿上了，包裹得像个粽子。”听他这样说完，她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下车的旅客，还真没人比自己穿得多。

“真该相信你的话，东北冬天里的冷只是个传说罢了。”俩人幸福地笑了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寒假她都会

追爱八千里

□马海霞 文/图

去东北看他，希望给他带去爱的温度。

后来，他们结婚了，依然是两地分居。她怀孕那年的寒假，她没有去他那里过年，他打电话说，等她生孩子时，他一定回来探亲。可她到孩子出生也没等来他。就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月，他在一次森林火灾中因救火不幸牺牲了。家人对她隐瞒了真相，骗她说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了出国维和的任务，一年后任务结束再回来探亲。

次年冬天，她和公婆，还有一岁多的儿子一起来到他牺牲的地方。她总说，他独自长眠在雪山下太冷了，她要去看他，陪他说说话……

以前他在世时，他们也是一年见一次，每年的冬天都是他俩最期盼的日子。现在他不在了，每年寒假她还会领着儿子去看他。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能让她感觉到他的温度。她和儿子每次到他墓前祭奠都不会流泪，她要让他看到她的笑容，好让他放心。

她告诉他，等儿子长大了，也要让他考军校，毕业还来老爸的连队参军。等她退休后，她也会来这里，到那时他们一家人就团聚了。

这些年，身边的朋友、亲人，连公婆都劝她再找一个。她说，她觉得他从未离开过，她和他以前靠信件交流，后来用电话、网络联系，现在他们的交流

方式只是退回了写信的年代。她每天晚上忙完了家务都习惯铺开信纸，写几句心里话，说说儿子，谈谈工作，絮叨一下家庭琐事……她也会经常收到连队战士寄来的贺卡、照片和信件。每年冬天一到，战士们就盼着她和孩子到部队去过年。

有一种爱时空隔不断，心灵有约，就会一直温暖自己。



■图片故事

老白的幸福生活

□李红霞 文/图

初识老白，是我在乡下教书时。叮铃铃的车铃隔日一声响，一身墨绿、黑瘦淳朴的乡邮递员老白，便准时走进校园。那日暴雨不止，学生订的报纸等着急用，我心急如焚。天色渐晚，我正绝望地重改教案，雨声中响起了敲门声。老白解开雨衣，掏出用塑料布包裹的报纸，愧疚地说：“天不好，送迟了，没耽误您吧？”我连声道谢，眼含热泪目送老白推车走进夜雨中。

说与同事听，他们不足为奇，一致的夸赞中我重新认识了老白。25岁走上乡邮路，一走便不再回头。固定的线路上，投递了多少报纸信件包裹，洒下了多少汗水泪水血水，没人知道；但漫漫邮路知道，道道溪流知道，巍巍大山知道，被服务的乡亲更是知道。

一路上，老白从步行到自行车到摩托车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从未间断；累了倒在石头上小睡，渴了捧饮一口山泉，饿了干啃一块馒头，寂寞了就高唱两嗓子。遇有河道涨水，老白不得不挽起裤腿，扛起自行车，趟河而过；日积月累，落下了病根，阴雨天两腿钻心地疼。山路崎岖，老白撂下车，背起邮包，翻山越岭从不耽搁；大雪封山，即便是爬，他也照送不误。

山村闭塞，山里山外便由老白沟通。报刊信件自不必说，光是为乡亲义务捎带着购物、办事，他就记了一厚本。泛黄破损的记事本，封皮上赫然写着：做一个优秀投递员。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：给老张买止痛药一盒，给小刘捎衣服两件，给老万买白糖一斤、红薯秧一把……一件件铭记了老白工作的点点滴滴，更赢得了乡亲们挂在嘴边的由衷称赞：老白是个好人。每每提及这句话，老白总是淡淡一笑：乡亲们需要我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

好人不好做，幸福不好得。一次，老白揣着代收的2000元话费路遇打劫。他急中生智，推车便跑，直至甩远。由于慌忙，他车子一歪，跌倒在碎石堆里，胳膊肚皮鲜血直流，可他愣是咬牙忍痛将钱送到了邮局。另一次，老白踏着没膝的积雪，给山那边的乡亲送邮件，返回的路上因体力透支，累倒在雪地里。

如今，被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劳动模范、邮政先进个人等各种光环笼罩的老白，仍是原来的老白，只是幸福更深了一层：局里照顾，帮他治疗腿疾；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，勤恳踏实干事；明年退休后，将回老家种田养老。

白玉军，一位普通的乡村邮递员。最难忘老白永远展露的快乐笑颜，也最难忘老白朴实无华的工作誓言：人生一世，多为老百姓做好事，不要让我说不是，这便是我的幸福生活。



那天下午，隔壁家的闺女不知哪里弄来一条项链，就像和尚脖子上的木头珠子，被漆成红色，整齐地串在一起，好看又好玩，把我和妹妹馋得够呛。回家后看见挂在东墙上还没被父亲收起来的算盘，圆圆的珠子吸引了我们俩，和隔壁孩子的项链真的特别像。我和妹妹用刀、斧、剪进行了大破坏，最后是大加工，串成像和隔壁闺女一样的项链由我和妹妹轮番戴，去小朋友面前炫耀这一杰作。

后来被父亲知道了，用一顿巴掌给我们姐妹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，脖子上被扯下来的项链，经过一晚上修复，勉强回到原样，又上岗了。

父亲老了，母亲没有陪他一辈子，我和妹妹天各一方也没有陪他一辈子，倒是这个复原的算盘在他身边呆了一辈子，没离开过。父亲用它在生产队里清算过村里的账务，被

怀疑过数目不清，父亲脸被气成猪肝色，搬着桌椅在大队场院上，当着全村人的面噼里啪啦边打边报数，结果到最后丝毫不差。承包到户后，父亲用算盘核对过上缴国家的粮食吨数和钱数，全村人排成队伍来领钱，父亲都是明确到分，一分钱都不差地算出来给社员。村干部说我父亲太认真，四舍五入都不懂，几毛钱就不用给了。父亲觉得农民不容易，一分钱也是汗珠子摔八瓣赚来的，不可那样。

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好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农村，父亲还是用算盘，验算过我们家日子变化的公式，预算过未来收入的方程，还给我和妹妹验

算过数学作业。这个算盘于公于私于国于家都是一部历史，于父亲却是陪伴半生的老朋友、老伙计，记录着他和新中国走过的历程。

父亲临终前把它送给我，他说日子要好好算计才不能受穷，别过心里没数的日子，也许你以后用不着，权当给你提个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跟随我也二十几年了，被渐渐地遗忘，扔在角落里，斑驳地老去了。像那段岁月，像那些远去的回忆一样。可是父亲的话一直在我心里：可以跟自己算计，算计怎么过好日子。千万不能用它算计别人，算计公家，算计不该算计的东西。那样终会坑害了自己的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代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

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